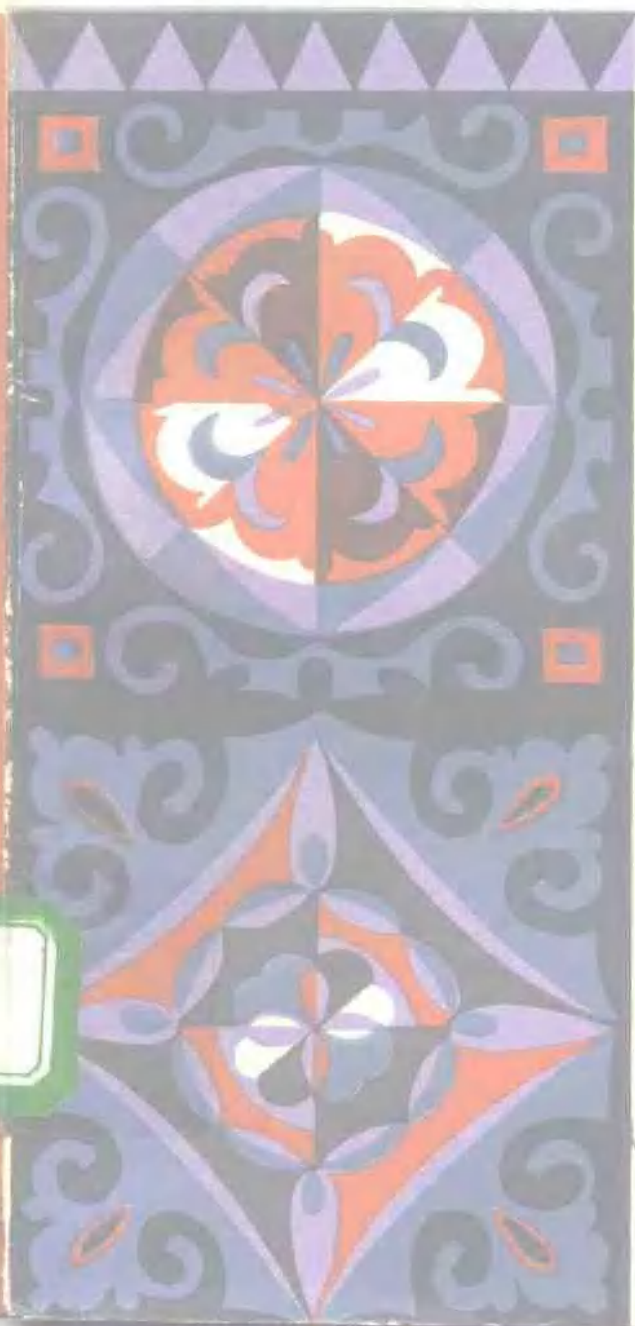


畚族民间故事选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ZHONGGUOSHASHUMINZU
MINJIANWENXUECONGSHU · GUSHIDAXI

畚族民间故事选

蒋 风 陈炜萍 陈华文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涂 石

封面设计：何礼蔚

插图：王志伟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侗族民间故事选

蒋 风 陈炜萍 陈华文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12 字数 270,000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321-1013-3/I·747 定价：9.80元

前 言

畲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也是繁衍生息在我国东南文化发达地区的一个主要的少数民族。现有人口六十三万人。由于历史的原因，畲族主要散居在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五个省的山区和半山区，尤以福建、浙江两省为多。“大分散，小集中”是畲族长期过着迁徙生活形成的居住特点，如今也有发展成大村落和集镇的。1985年3月，浙江省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畲族自治县——景宁畲族自治县。

畲族又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勤劳、勇敢、纯朴的畲族人民，早在隋唐以前即已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南宋刘克庄的《后村先生大全集·漳州谕畬》中第一次出现了“畬民”这个作为民族共同体存在的称谓。但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歧视和压迫，畬族人民被迫生活在山区、半山区，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畬”字即包含“刀耕火种”之意。

畬族也是乐观进取的民族，他们用民间文学的各种形式来传承历史，表现劳动，反映生活。例如，在山上田间劳动中所即兴编唱的山歌，它用假嗓发音，与其他民族相比较，就具有自身鲜明的个性；还有畬族的史诗、小说歌，以及畬族的民间故事都极为丰富和发达。而这一切，又都与畬族的历史以

及长期迁徙和东南地区汉民族交叉杂居一起息息相关。

—

关于畬族的来源,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有的学者认为畬族源自汉晋时代的长沙武陵蛮^①,甚至认为畬族仅是瑶族的一支^②,这就是“东夷”说。有的学者认为畬族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或后期的山越^③,这就是“越人”说。还有的学者认为畬族源自于广东土著,是古时南蛮的一支^④,这就是“南蛮”说。这些不同的观点,具有一致文化指向的是,畬族是一个具有盘瓠信仰的民族。

盘瓠或作槃瓠、盘护。将盘瓠故事最详细记载下来的是《后汉书·南蛮传》,其文曰: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皇帝下令,不可违

-
- ① 施联朱《关于畬族的来源与迁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② 徐规执笔《畬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杭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苏·康甲《瑶族历史探源》,《广西师院学报》1959年第3期。
③ 傅衣凌《福建畬姓考》,《福建文化》第2卷第1期;蒋炳钊《畬族族源初探》,《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
④ 王克旺、雷耀铨、吕锡生《关于畬族起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竖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斑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处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獬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婞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因为它出自信史，后来的研究者往往都把信仰盘瓠的民族，归源于长沙武陵蛮，似乎只有长沙武陵蛮才有盘瓠的传说。而事实上，范曄《后汉书》中之盘瓠神话传说，乃是采众家之作而成一家之言，其主干则出自晋人干宝的《搜神记》，而今存畚族的有关盘瓠的神话传说，似乎更接近《搜神记》所录文本。《搜神记》载：

离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官，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以瓠萸，覆之以盘，俄尔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遂言之。时戎吴强盛，数侵边境。遣将征讨，不能擒胜。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购金千斤，封邑万户，又赐以少女。后盘瓠衔得一头，将造王阙。王诊视之，即是戎吴，为之奈何？群臣皆曰：“盘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虽有功，

无施也。”少女闻之，启王曰：“大王既以我许天下矣。盘瓠衔首而来，为国除害，此天命使然，岂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躯，而负明约于天下，国之祸也。”王惧而从之。令少女从盘瓠。盘瓠将女上南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迹。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竖之结，著独力之衣，随盘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使往视，见天辄风雨，岭震云晦，往者莫至。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后母归，以语王，王遣使迎诸男女，天不复雨。衣服褊褊，言语侏离，饮食蹲踞，好山恶都。王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号曰蛮夷。……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

可见盘瓠神话流传地区并非限于长沙武陵蛮，而是几乎遍及长江以南的大片区域。关于它的神话，除了《搜神记》外，《玄中记》、《风俗通义》都有记载。《山海经·海内北经》也提到“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郭璞注：“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女，是为狗封之国也。”由此不难明白，盘瓠的神话传说源远流长，其传承和影响的区域和人民也一定既广又杂的。畬族的祖先既被包括在这片被称为“蛮夷”，而过去是百越族聚居的区域之内。

持东夷说的研究者，至今很难找到畬族是从长江中游迁徙至广东福建的记载，就是而为，畬族的祖先是早已生活在这一区域的百越先民，后来，越国被楚国所败，史载，楚“威王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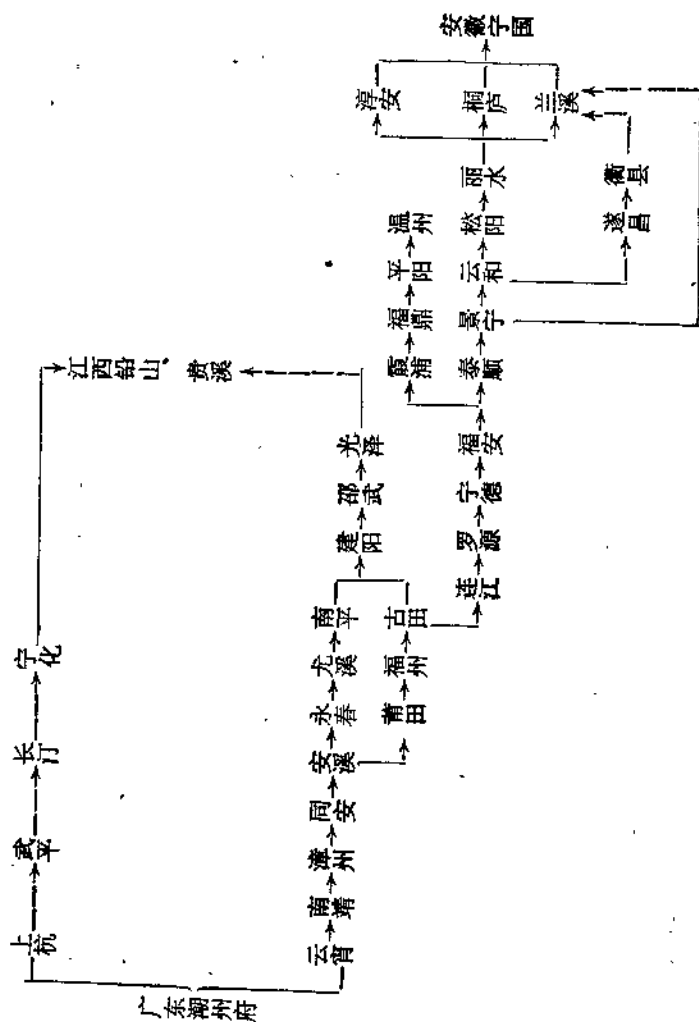
无疆。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亡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进入东越地，^①一部分留东瓯，另一部分则继续南迁，进入闽越，与原百越人民一起开发东南沿海地区。后来虽有几次内迁，但仍有大部分人留在原地，成为与南蛮之类称谓同时出现的“山越”。而事实上百越是泛称，南蛮也是泛称，许多时候，蛮夷也包括越人；陆贾就这样称呼，所谓“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赢，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②由此可见，畬族的先民是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越人或百越先民是可信的。

畬族先民在广东和福建交界处过着耕种与狩猎相结合的生活，由于文化的发达，汉民族的疆界不断扩大，实际控制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因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掠夺也就不断地得到加强。唐宋时，畬族被统治者称为“峒蛮”或“蛮僚”，为了反抗统治者的压迫，曾举行连续几十年的农民起义。据嘉靖福建《云宵厅志》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僚啸乱”，雷万兴、蓝奉高等起义军领袖带领畬汉人民与唐朝军队作战，神出鬼没地打击统治者，使陈政这位唐朝开国之臣，父子双双死于“靖乱”。“畬族人民同陈政父子进行几十年的斗争，取得了不少战绩，足见当时起义军人数之众，斗争声势的浩大。”^③这种反抗斗争，在宋元时期也时有发生，而每次反抗被镇压之后，统治者总是更加强化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使当地人民不堪重压，导致了畬族的大迁徙（这当中也不能排

① 《越绝书·外传记地传》。

② 《汉书·西粤传》。

③ 蒋炳钊《畬族族源初探》，《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



除畬族已形成的“随山迁徙，去瘠就腴”的游猎生活，或因遭病疫，不供赋税等原因）。

有族谱、方志和口碑传承的畬族大迁徙，就发生于元末明初和清朝时期，因而使畬族获得了中国的“吉卜赛”——流浪民族的称号。据有的学者研究，“隋唐以后，畬族从广东潮州往东北迁徙的路线是比较清楚的。大约在隋唐之际，畬族聚居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唐以后开始往东北迁徙。宋元时期，畬族逐渐向浙南山区移动。”清朝末年，部分畬族则从浙江迁往安徽宁国。具体的路线是这样的^①：

表中的迁徙路线与传说故事、古歌等民间文学样式中所表现的内容基本上一致，而这种迁徙，也为当地的方志和畬族宗谱所证实。^② 而要理解各地畬族不但在语言上，而且在风俗习惯或传说故事有所不同，就决不能忽视畬族在长期迁徙过程中不断学习定居地的文化并受他们的影响的这个事实，它与畬族起源一样，决定着畬族民间文学，尤其是民间故事的民族个性。

二

关系到畬族族源的盘瓠神话，从信仰角度进行祭祀崇拜，那就是一般学界公认的畬族图腾崇拜。不过，正像瑶族和苗族也传承盘瓠神话一样，在他们的民族中，尤其是瑶族中自称为“勉”的“盘瓠瑶”（或称“盘瑶”、“板瑶”、“顶板瑶”、“过山

① 施联朱《畬族》，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② 参见施联朱《关于畬族来源与迁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瑶”)及自称为“门”的“山子瑶”，都崇信盘瓠并作为自己的始祖。但这并不证明畬族和瑶族是同一支或畬族是瑶族的一支。因为在日本的琉球到台湾到东南亚的许多族属中都有盘瓠崇拜，除瑶族和畬族外，“还有海南岛的黎族、台湾高山族的泰耶都有以犬为祖先的传说。以槃瓠为图腾的民族分布范围相当之广，就国内来说，东起沿海的浙、闽，中经粤、湘、桂、滇，南至越南东京北部，西至缅甸之景东，而止怒江东岸，还可包括海南和台湾两个岛屿。在世界各民族中崇狗为祖先的就更多了，如爪哇的卡郎，日本北海道与库页岛的虾夷，琉球岛人等十多个地区。”^①1990年中日越系文化比较民俗学调查团的安达义弘先生曾与我谈及在日本冲绳渔民中，也有犬是始祖的图腾神话。由此可见，盘瓠(犬)图腾崇拜是一个具有广阔的区域性和具有广泛意义的一种信仰。

我们知道，作为节日一样被确定下来的崇拜或祭祀始祖神的日子，在传承中一般是不会随意变更的，具有恒定性。在一些瑶族祭祖是农历五月初五，钟敬文先生对此有过调查，报告说，广东肇仔山的瑶民“每年夏历五月初五那天，不许外人入乡。相传他们于这一天，在公共祠堂中，挂起始祖的遗像，……相与祭祀礼拜”。^②而畬族则在每年农历“二月十五、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为祭祖日，有的还在端午节小祭祖”。^③1987年我曾参加过一次在武义县柳城镇下湖源村雷姓畬族的祭祖仪式并将此次祭祖仪式拍摄成录像，时间是农历正月初八，他们每年都在此日举行。当时祠堂中挂起长幅的畬族历

① 蒋炳钊《畬族源初探》，《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

② 钟静闻《广东肇仔山的瑶民》，载《东方杂志》第25卷6号。

③ 见施联朱《畬族》，第113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

史的连环画卷，正中高挂忠勇王盘瓠和三子一女及他们的配偶神像。祭祖过程中，由师公和歌手演唱讲述《高皇歌》和畲族由来的历史。可知畲、瑶祭祖在时间上有一定区别。

畲族的盘瓠崇拜，对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大家知道盘瓠是犬，畲族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一直保持着狩猎这种生产方式，狩猎就需用狗。关于盘瓠的神话和信仰可能就来自于狩猎时狗对于人类的极大帮助的神化，因而形成了畲族对于狗、对于狗肉等等的禁忌。凌纯声指出：“畲民至今不杀狗，不吃狗肉。据史图博的调查，畲民现今尚忌呼狗。关于‘家狗’及‘家狗骨’等名词，多严禁出口，甚至图腾名的盘瓠亦讳而不言，改称‘龙期’。”^①这种观念，在传说故事中，甚至在一部分畲族同胞中，仍然存在。他们忌说犬图腾，认为是对于畲族同胞的侮辱。^②这样，畲族的盘瓠崇拜就由与生产方式密切关系而变成为禁忌，变成为日常生活中时刻注意的一种民族观念，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事实上，图腾崇拜最具影响的是始祖崇拜，即发展到后来的宗族观念，这种观念，构成了畲族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和语言体系，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畲族的各种姓氏中，除了认定自己具有同一始祖，是兄弟姐妹之外，不同姓氏规定有不同的排行法，以分别你的辈份。蓝姓以大、小、百、千、万、念来定行次，雷姓无念，钟姓无千，只有五个字。这种排行，生前不得而知，由族长保密，死后才可索取。它不但标明你的行辈，而且象征你是否为宗族承认或是畲族等等。因

① 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

② 赵圣怀等《蛇与犬》，浙江省畲族首届年会，打印稿。

而和图腾崇拜一道，是民族内聚力的直观表现，而这种影响的力量，许多时候是看不见的，却又是无比巨大的。

另外，图腾崇拜中祭祀的仪式，不但无形中能影响畬族民众，其史诗的传唱和讲述，更为畬族历史的传承提供机会。畬族的祭祖、迁徙、服饰以及各种行为规范的解释，也都在这种仪式中教导给后代。畬族人之所以几百年来生活于汉民族包围之中而仍不被同化，图腾崇拜所产生和影响的各种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具有自己的个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凡此，都给畬族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传承，产生直接作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畬族在盘瓠崇拜中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畬族的始祖神三公主。关于三公主为何许人，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是高辛帝的第三个女儿，有的说是宫女，因而该称“三宫主”，还有的说仅仅是一个美女而已。但因为她是畬族传说中的始祖母，而且，尤其是在浙江的各种传说中，是三公主领着他们爬山涉水来到浙江的，因而倍受尊敬。在畬族的口传历史中，盘瓠死后，三公主就成了畬族内聚力的真正象征，这种象征，直到现在仍不减。最近有人在研究畬族的图腾时，认为畬族不仅有犬图腾崇拜，更有鸟和龙的崇拜。鸟和龙（蛇）都曾是吴越或百越族的图腾崇拜物，如果畬族确是多图腾，而且也崇尚鸟和龙，那么何以在其论及族源时又会反过来否定越人说？难以理解。^①其实，畬族要说有图腾崇拜，那也只有一种，那就是盘瓠（犬）崇拜，而不是别的什么崇拜。

至于说畬族特别喜欢风或凤凰，甚至有传说是从凤凰蛋

^① 蓝兴发《从畬族风俗看其“多图腾”——兼说畬族的族源》，《民间文学论坛》1991年第6期。

解生而来，其实不过是关于三公主其人其事在传说中潜在的表达。汉民族有一观念，皇帝的儿子是龙，女儿则是凤，三公主是高辛帝的女儿，当然是凤。因此，在其头饰、服饰中都保留了特殊的称谓，称畚族妇女戴的帽子为凤冠，其头髻则称凤髻，衣裙则称为凤凰衫和凤凰裙。这一切其实都承袭于三公主，就像《三公主的传说》中说的，是高辛帝亲手把传世的风冠戴到三公主的头上。“风冠是高辛国的国宝呵，只有你才配得到它，让这顶风冠在你的子孙中代代相传吧，你们的子孙永远是高辛王都封过的高贵民族！”畚族妇女常戴的风冠，就这样拥有自身是高贵血统的潜在心理。所以，这决不是鸟崇拜的遗存，但却保留了女性崇拜的意识。在许多传说中，畚族的一些神祇都是由三公主封定的；而且在畚族的社会生活中，女性确实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史载，畚族妇女不缠足，“一向有爱好劳动的习惯，不但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而且终年参加田间劳动，是农业生产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向高山夺地，筑成了层层梯田，不论耕织樵采，无不插手。一般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也能挑百来斤的担子，妇女的劳动时间比男子长。”^①这就决定了她们在家庭生活中具有更多的发言权。而在婚姻生活方面，虐待妇女的事很少发生，因为畚族实行“打生利亲”，即做娘家头。如“妇女出嫁后，因受夫家虐待，而回娘家控诉，娘家便组织亲房叔伯及母舅等数十人到男家去讲理，直到男家认错并保证今后不再重犯才回来；这些人就叫做‘娘家头’人。去做‘娘家头’人所花的路费，由女娘家承担，有的甚至可以随意把女婿家的鸡、鹅、鸭、猪抓来宰杀吃掉，任何人不得干涉。”^②它从习俗规范中保障了妇女的权利。这种妇女具

①② 施联朱《畚族》第47页、第62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

有较大权利的情形，从三公主到后来的平民百姓一脉相承，久而未变，使畚族有关妇女事迹的传说故事很为发达，女能人、女英雄随处可见。

三

如果我们理解了畚族的族源传说，它的迁徙历史和由族源传说表达的图腾崇拜，以及畚民族的生活、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那么，我们对于畚族民间故事的理解也就找到了钥匙。

畚族的民间故事是畚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畚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它总是紧扣着畚族人民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饮水思源。畚族图腾崇拜中每年不断的祭祀仪式，强化着畚族人民对于自己民族根本的历史责任感，所以，畚族中关于本民族族源，即关于盘瓠的传说，代代相传，家喻户晓，除了散文式的故事外，还编定了山歌形式的史诗。各地讲唱的内容虽然在细节上时有出入，但大致情节并无悖谬。故事讲述高辛帝时有番王（房王、吴王）入侵，高辛帝张榜求贤，若有人斩得番王之首，妻以三公主。雄果盘瓠（龙麒）神犬，衔首邀功。三公主劝父以信治天下，在盘瓠于金钟中变成狗头人身后，与之成婚，并生下三男一女，高辛帝赐姓盘、蓝、雷、钟。盘瓠不愿为官，就带妻子儿女到广东潮州凤凰山住下，过着狩猎的生活。盘瓠死后，传说三公主又带着子孙迁到福建，迁到浙江。

目前仍在流传的关于盘瓠的传说，与《族神记》中所录神话何等相似！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得到历史证实的迁徙，也在这则族源的神话中有足够的表现。三公主的地位很

高，作用也很大，她不仅是畬族的始祖母，也是畬族人民智慧的化身，是畬族妇女勇敢、坚毅的象征，更是畬族人民心目中永远活着的保护神。这是畬族流传的族源传说最鲜明的个性！

如果我们从族源传说中看到的是畬族由来的历史在民间口碑传承中的艺术再现，那么，表现长期艰难迁徙的故事，则是畬族人民流浪生活所留下的浪花和轨迹。《三公主的传说》后半部分就叙说了畬民离开祖地凤凰山跟随报晓鸡到了景宁的事。而《盘蓝雷钟又添李》则将畬民迁徙过程受当地财主剥削而不得长住下来，被迫过流浪生活表现得极为淋漓尽致。这种情形在古歌《封金山》中也得到保存，封金山是畬族人民向往的圣地和天堂。歌中传唱他们来到浙江后，受尽官府欺压，因而想念封金山，要到别处去落脚。

住落浙江几多时，
受尽官府几多气；
有话没敢当面讲，
找出别处去开基。

除了再现畬族历史的传说故事之外，畬族民间故事更多的是表现民族间的哲学观念、伦理道德以及审美情趣、风土人情和生活经验。故事不是说教，而是形象地表达，这是民间故事的个性，畬族的民间故事也是如此。畬族人民就是情用故事这一形式，在再现历史之外，反映他们民族的思想、追求的。对于畬族人民来说，民间故事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而是他们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

我们知道，畚族的图腾祖先的传说和祭祀，导致了崇尚祖先或者说祖先崇拜，虽然它不是畚族民众的人生观，却是影响久远，人人需遵从的行为规范。它以族源故事作为开头，以尊敬长辈，信仰各种神灵作为终结。盘瓠的信仰，不仅是传说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于族属归属问题，因而在畚族中对于盘瓠都是极端崇信的，家中供奉牌位，长年享受香火。它的延伸就像《盘蓝雷钟又添李》中的老族长一样，老人受到应有的尊重，享有更大的权利。在各类故事中，老人都成为做事的指导者、经验和知识的传授者。如《云神和烟神的传说》中的雷老爷爷，《龙脉》里的盘七爷爷等。这对于时常处于迁徙和狩猎生活的畚族来说，若非传统使然，是很难想象的。至于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敬，那就更普遍。如《日神和月神的传说》中的日月神，《雷神和闪神的传说》中的雷神和闪神，《云神和水神的传说》中的云神和水神等等，这一切构成了畚族人民对于人和神的独特看法，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世俗的，而是两者相混杂的万物神灵崇拜，并成为他们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

而对善良和忠贞这个伦理道德中的善的问题，畚族人民非常强调。田螺姑娘型的童话《田婆瑾》中的田婆瑾，就是善良和忠贞的化身。在行为规范上，她是一个标准的畚族妇女，具有一颗善良的心，她勤劳、能干又具有同情心；对于丈夫，则是忠贞不二。后者是畚族人民朴素的婚姻观在幻想故事中的直观表达。这一点，在关于爱神的传说《一颗杏儿一颗心》中，也得到了印证。忠贞是爱的基础和结果，畚族人民通过杏郎与杏姑两人忠于爱情，可为爱情献身的精神，传达了不畏强暴，追求自由的爱情生活的思想，而这一切，在畚族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